

每年九月一过,我们家有一件大事,便是订报刊。当然,我说的是四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我们住在小曲屯,乡村里没有图书馆,个人阅读只能自己订阅。

爷爷看的有《共产党员》《辽宁广播电视报》《辽宁老年报》之类的。爸爸订的刊物有《旅游》《美化生活》《八小时以外》《大众电影》等。记得《美化生活》这类杂志,有编织毛衣的方法和式样,妈妈和小姑需要吧。那个时候,仿佛全国的女性都在织毛衣。《大众电影》《上影画报》,我们家订了好多年,订这些杂志,是对看不到的电影而望梅止渴吧。农村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20世纪80年代初,小镇上连个像样的影剧院都没有,放电影大都是粮库、机械厂之类的礼堂,更多是流动放映队的露天电影,有电影的晚上,是屯子里盛大的节日,尽管常常是那几部老片子循环放。

那些杂志,我也跟着看。在《旅游》上,我饱览祖国大好山水,农村孩子的梦也很窄,只觉得那些名胜古迹都在遥远的地方。《八小时以外》上有文学作品,看得津津有味,却不记作者名字。《大众电影》中,我注意的都是战争片,当然也会记得那时候很火的一些电影演员的面孔,如刘晓庆、潘虹、陈冲、李秀明、郭凯敏等。前些年见到达式常老师,我真想跟他说,他跟电影画报上一模一样,除了两鬓多了白发。《少林寺》公映之后,“尚武”之风日盛,大约是在我的要求下,爸爸还订过《武林》《今古传奇》这类刊物。对了,爸爸还是《无线电》的长期订户,偶

论诗四首

何积石

夕烟燃大野, 丘壑铸禅心。 醉向莺啼处, 移舟老柳寻。

立身残月渡, 经世好风开。 松影任长啸, 山空鹤自来。

虚室有仙气, 琴心映碧波。 片言酬旧侣, 问道接星河。

养拙岁华新, 忘机笔入神。 坐看云起落, 笑作踏歌人。

我的童年玩具不是来自商场,也不是来自父母,而是在大自然里。它不是酷炫的电动的,不是软乎乎毛茸茸的,它不会跑也不会动。它只是由一块泥巴捏成的。时隔四十年,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名字。使劲儿想了想,叫模子。当我回想童年的玩具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它。它不是花钱买来的,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鲁西南有一个叫杏花村的小村庄,村北有一个大池塘。我七岁之前,村里没有幼儿园,不用读书的我们每天都在村庄和田野里跑来跑去;少有的静下来的时候,就是在大池塘边坐着挖胶泥。

那时的村庄,路是泥土的,有的房子也是泥做的,土黄土黄的。村里只有崎岖的小土路,没有笔直的柏油路,房子也没有被刷成清一色的白墙。

初冬的上海阳光很好。出门去看一场卢浮宫藏品在上海的首展,大名鼎鼎的卢浮宫是神秘的宝盒,据说这次打开的是关于16到19世纪的印度、伊朗和奥斯曼帝国的那部分。一方水土背后的深层逻辑,一定是它的文化和艺术。提起这三个地域,不论是否踏足过,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映出的会是印度的手工饰品、波斯的地毯、土耳其的杯碟。当然这些都已经融入现代生活的兼具实用性的工艺品,但也因此可以理解策展展方为何会将展览的主题定为“图案的奇迹”。繁复绵密的图案不容置疑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品可以共属的河道。但我还是被展览介绍里推送的一件窗屏深深吸引。那复杂的镂空雕花,让人不可遏制地想象当阳光透过它时,光影的斑驳和跃动,这是现代人无从享受的欢愉。

一般期待过高,常常会失望,但当我站在这扇窗屏前,只能说我的期待还是输给了想象力。偏橘红的色调里,隐着一层灰调,我看了一眼材质,是砂岩。说明上还写着,这是来自17世纪印度北部的作品。其实我也不知道此刻能否用“作品”一词来称呼它,因为显然,这应该是家居用品。但

县城的邮局有了报刊零售部,我坚持买的杂志有《随笔》《散文世界》《红楼梦学刊》。念大学时,女友爱看的杂志有《台港文学选刊》《海外星云》《世界时装之苑》,有一段时间,我们还买过《漫画月刊》。那时街上有很多报刊亭,买报刊很方便。我们大学刚毕业时,每周都买《南方周末》。今天很多人看到的这些都是生硬的报刊名字,可是在当年,它们是一个个鲜活的面孔,每期报纸和杂志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美餐一顿的兴奋,而等待它们到来的日子,是希冀也是煎熬。感谢爸爸为我建立了这种订报刊的传统,在一个远离文化中心的农村,它们是世界与我的唯一联系,它们也把我载负出狭小的地域,给了我阔大的世界和丰富的内心;我也感谢这些报刊,随着成长,我远离了它们,它们有的不在或改刊了吧,但是,它们给予我的精神恩惠,没齿难忘。



打开手机就行了。我同时发微信给女儿,问她是不是接着订《英语世界》。她的回复是:好像订了都没有看啊。——我沉默好久,她说的是实情。热爱和贪恋,我也有一堆堆杂志,再也不会像四十年前那样一篇文章反复读了,时常只是翻一翻就放在一边,我有时候都怜惜编辑们付出的心血。这个复杂的情感当然源自多年来与它们的联系。然而,时代真的变了,不过,我还是希望生活里存在一些恒定的东西,在手机App里执意下了单:《英语学习》《世界文学》《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这就是我童年记忆中唯一的玩具。故乡的大池塘已经填平,小伙伴们也各奔东西,大多二三十年未见,但挖胶泥、玩泥模的场景和快乐从未消失,一直在那里。

这样的提法又有不妥——如此精美的工艺,用的是如此日常的材质,多半来自民间,这如何不让人艳羡到嫉妒?

满屏的雕花,对称感极强。这是伊斯兰文化里十分看重的对于秩序感的追求。细看,每一朵花和每一根枝叶,都雕刻得凹凸有致,一枝一叶的形制是重复的,但是这重复之中,没有现代机器的刻板,因而本雅明心心念念的“光晕”不曾消失。这是光看展品的图片所无法抵达的震动,如同一幅油画的笔触会在印刷品中被隐去,但这些笔触记录了画家作画的心理轨迹和时间留痕——如果不到展览现场,我们永远体味不到作品之美。

再细看这窗屏上的花卉植物造型,它们取自自然,却又不完全具象,几乎是处于具象与抽象的中间地带,于是虽然满屏,雕空的留白会恰到好处,完全受控于作者。仿佛这些花卉植物在我们眼前散开去,但又可以立时聚拢。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谈到图案的重复时,曾经援引德国神秘主义诗人克里斯蒂安·莫根斯特恩写



金刀阵
（设色纸本）
朱刚



打开手机就行了。我同时发微信给女儿,问她是不是接着订《英语世界》。她的回复是:好像订了都没有看啊。——我沉默好久,她说的是实情。热爱和贪恋,我也有一堆堆杂志,再也不会像四十年前那样一篇文章反复读了,时常只是翻一翻就放在一边,我有时候都怜惜编辑们付出的心血。这个复杂的情感当然源自多年来与它们的联系。然而,时代真的变了,不过,我还是希望生活里存在一些恒定的东西,在手机App里执意下了单:《英语学习》《世界文学》《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这就是我童年记忆中唯一的玩具。故乡的大池塘已经填平,小伙伴们也各奔东西,大多二三十年未见,但挖胶泥、玩泥模的场景和快乐从未消失,一直在那里。

过的一首小诗:“我是壁纸上的一朵精巧的小花/重复出现,无边无际/……无论你怎么看也不能把我看透/你只能看到我的一小部分/如果你进了我的迷魂阵,伙伴儿,那定会眼花缭乱。”有趣的是,面对这扇窗屏,我们并没有“头昏眼花”,没有不安,没有迷失于这表面的混乱,而是归于了一种宁静。

于是,此刻再想象阳光洒过这些镂空雕花的情形,会感同身受一种松弛感。现代人缺乏的正是这种松弛感,它来自一种日常、一种确定性——自然万物向阳而生,依时而动,所有的意外都是其中的寻常。

其实对光在建筑中的作用,许多国度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比如日本的建筑常常会有宽大的屋檐,因此室内的光线相对暗淡,但那幽暗的光感另有一种隐匿的动人。及至印度又不同,面朝明亮,但在细节上下功夫,赋予光影新的层次,这是印度文化里人与自然互动的微妙体现。

当然,这窗屏只是300件展品之一,但足以体现图案的奇迹

我很幸运也很光荣,作为浙江省警务人员曾两度入沪,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安全保卫工作,见证了客从八方来的盛大场面,也真切体会到进博会安保工作的神圣。

2023年10月底,我到上海市公安局挂职,11月便迎来了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佩戴着上海警方备好的安保工作证,我第一次进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我的岗位在现场安保指挥中心工作。工作极其紧张忙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一天下来,常常疲惫得要命。尽管如此,当我在指挥部的大屏上看到身着盛装的各国宾客井然有序地进入场馆,蜂拥而至的国内客商趋兴而来、满意而归时,作为守护其中的一名警员,倍感责任重大与自豪。

让我尤为难忘的是11月8日,安保休息间隙,我抽空去浙江馆参观,看到老家浙江龙泉也来参展,特别去青瓷展柜,看见龙泉青瓷名师严少英的作品,亲切感动。严少英是我的熟人,她走开了,我随手拨通了她的手机,向她表示祝贺。

2024年,我第二次入沪挂职。11月,第七届进博会如期开幕,规模创历史新高。进博会是上海的“老朋友”了,甚至成为专业人士逢时必盼的规定节庆项目;对于负责安保工作主力的上海警察来说,是重任在肩的考验时刻。我与长三角办的队友在细心又干练的王科长安排下,再次投入安保工作。

11月8日清晨,天才蒙蒙亮,我就骑车从驻地赶到上海市公安局,从车库管理员手里接过警车钥匙。上海的警车和浙江的不一样,一发动,车顶警灯就不停地闪烁。虽说已有30年汽车驾龄,可在异地独自开着闪着警灯的警车穿行街头,还是有些紧张。行至虹桥火车站附近的立交桥顶,天下起了细雨,透过落着雨水的车窗,能看见城市慢慢地安详苏醒的模样。我为上海的情影所感动,也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美好与安全,有我们中国警务人员的一份功劳。想到这里,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涌上心头,如果不是赶去上岗,真想掏出手机拍一张晨景留念。

我的岗位依旧在现场指挥部,各展馆平稳有序。下午4点多,加拿大侨领王会长突然打来电话求助。原来他误了3点56分上海到杭州的高铁,但是当晚必须赶到杭州参加重要的商务会谈。当天是周五,下午沪杭高铁票十分抢手。放下电话,我先向指挥部所属交通部门求助,可高铁不在管辖范围。我想到了国展派出所,找到梅所长说明情况,他立刻联系虹桥铁路公安帮助解决。晚上5点,登上高铁的王会长发来感谢信息,我才松了一口气,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有了圆满结果。


晚上,人群散去,我和队友整装返程。警车驶出会展中心,迎面是高架桥上的灯光以及满轮月亮,夜幕下如此美景让我心头猛地一下被点亮了。那抹光,是我2024年最难忘的辉煌色彩,也是至今难以忘怀的记忆。

正在于它经得起细看。我们往往觉得图案不过是装饰,是配角,但事实上,图案暗藏着一种世界观,是一种语言,也关乎一种生活方式。而艺术的细节如此重要,尤其是当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开始模糊,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却更显露出它的至关重要,因为生活本就是由细节铺就的。而这次展览的展陈设计采用了穹顶、拱门等元素来还原伊斯兰文化的生活场景。当然,博物馆的展陈方式势必要将艺术品从原生态环境中剥离,以给予观众相对独立的审视空间,让观众可以从世俗的纷争和束缚中跳脱出来,去冥想被陈列作品背后的意义。但这次的展陈设计上的适度还原将原生环境缩小了。一花一世界,我们因此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回程的路上,上海的街上铺满了梧桐和银杏的落叶。有人细心地在捡,一边还有公益的摊位在免费给路人制作落叶书签。落叶是秋天的细节,留下它,日后再看,这些落叶就好像底片,每一次记忆的冲洗会带动对其时情境的回望。图案也是如此吧,这是属于图案的奇迹,也是属于图案的秘密。

我的进博会安保时光

徐丽娟



我很幸运也很光荣,作为浙江省警务人员曾两度入沪,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安全保卫工作,见证了客从八方来的盛大场面,也真切体会到进博会安保工作的神圣。

2023年10月底,我到上海市公安局挂职,11月便迎来了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佩戴着上海警方备好的安保工作证,我第一次进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我的岗位在现场安保指挥中心工作。工作极其紧张忙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一天下来,常常疲惫得要命。尽管如此,当我在指挥部的大屏上看到身着盛装的各国宾客井然有序地进入场馆,蜂拥而至的国内客商趋兴而来、满意而归时,作为守护其中的一名警员,倍感责任重大与自豪。

让我尤为难忘的是11月8日,安保休息间隙,我抽空去浙江馆参观,看到老家浙江龙泉也来参展,特别去青瓷展柜,看见龙泉青瓷名师严少英的作品,亲切感动。严少英是我的熟人,她走开了,我随手拨通了她的手机,向她表示祝贺。

2024年,我第二次入沪挂职。11月,第七届进博会如期开幕,规模创历史新高。进博会是上海的“老朋友”了,甚至成为专业人士逢时必盼的规定节庆项目;对于负责安保工作主力的上海警察来说,是重任在肩的考验时刻。我与长三角办的队友在细心又干练的王科长安排下,再次投入安保工作。

11月8日清晨,天才蒙蒙亮,我就骑车从驻地赶到上海市公安局,从车库管理员手里接过警车钥匙。上海的警车和浙江的不一样,一发动,车顶警灯就不停地闪烁。虽说已有30年汽车驾龄,可在异地独自开着闪着警灯的警车穿行街头,还是有些紧张。行至虹桥火车站附近的立交桥顶,天下起了细雨,透过落着雨水的车窗,能看见城市慢慢地安详苏醒的模样。我为上海的情影所感动,也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美好与安全,有我们中国警务人员的一份功劳。想到这里,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涌上心头,如果不是赶去上岗,真想掏出手机拍一张晨景留念。

我的岗位依旧在现场指挥部,各展馆平稳有序。下午4点多,加拿大侨领王会长突然打来电话求助。原来他误了3点56分上海到杭州的高铁,但是当晚必须赶到杭州参加重要的商务会谈。当天是周五,下午沪杭高铁票十分抢手。放下电话,我先向指挥部所属交通部门求助,可高铁不在管辖范围。我想到了国展派出所,找到梅所长说明情况,他立刻联系虹桥铁路公安帮助解决。晚上5点,登上高铁的王会长发来感谢信息,我才松了一口气,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有了圆满结果。

晚上,人群散去,我和队友整装返程。警车驶出会展中心,迎面是高架桥上的灯光以及满轮月亮,夜幕下如此美景让我心头猛地一下被点亮了。那抹光,是我2024年最难忘的辉煌色彩,也是至今难以忘怀的记忆。

这就是我童年记忆中唯一的玩具。故乡的大池塘已经填平,小伙伴们也各奔东西,大多二三十年未见,但挖胶泥、玩泥模的场景和快乐从未消失,一直在那里。